

精神分析学述评

JINGSHENFENXIXUE SHUPING

张英著



文艺新潮丛书



责任编辑 蒋秀英

封面设计 刘桂湘

封面题字 董 文

文艺新潮丛书⑤

精 神 分 析 学 述 评

张 英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625 插页: 2

字数: 80千

印数: 1—10,0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429·027

定价: 1.00 元

编者的话 05

随着改革和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到来，我国文学艺术领域新潮翻涌，不仅创作方面气象万千，文艺研究方面的探索与变革，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牵动了许多人的心。不少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锐意求新，有的用信息论来研究文艺创作的过程和规律，有的用系统论的方法来分析人物性格，有的用控制论的观点来探讨演员们的表演艺术，还有的用比较的方法、精神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文艺作品和人物形象等等。尽管有些文章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稚嫩之处，但我们必须看到，它们那种独特的审视角度和新颖的阐述，的确是突破了传统的文艺批评的模式，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引起了大家对文艺批评问题的认真思考。

历史发展的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没有探索就不能前进，没有变革就不能发展。当然，这种探索与变革必须是建立在对问题的实事求是的、合乎规律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为了促进文艺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与变革，使更多的人真正了解这个变革所涉及到的有关知识，从而推动文艺理论

研究工作的新发展，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我们编辑出版了《文艺新潮》丛书。

这套丛书在一九八六年相继出版的有《新时期的文学思潮》、《文艺控制论初探》、《系统科学与文学》、《文学典型研究的新发展》、《比较文学漫谈》、《文艺心理探索》、《精神分析学述评》、《结构主义文艺批评浅论》、《现代派文学在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小史》、《新时期的乡土文学》、《朦胧诗述评》、《大墙文学》、《小巷文学》、《东方意识流》等若干种。

为了便于阅读，这套丛书在写法上力求通俗易懂、简短明了，将学术性探索与知识性介绍相结合，深入浅出地说明问题，每本字数均在六万至八万左右。

希望这套丛书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在中华民族腾飞的岁月里，能对献身于祖国文学艺术事业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前 言

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无论对于自然科学还是对于社会科学来说，都是一个富有创造精神并取得显赫成果的时代。重大的发现，大胆的假设，全新的理论，著名的人物，给本世纪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及后来出现的各种思潮流派、社会运动以巨大的影响。我们这本小册子所要介绍的西方近代最重要的心理学派之一——精神分析学派，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自创立以来的九十年间，精神分析的思想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并已渗透于西方社会的全部观念之中。

当然，创新，并不就等于创造了真理；影响巨大，也并不能说明它本身的正确。精神分析的许多观点，显然是我们不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不会降低为弗洛伊德的信徒。但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真理的发现，毕竟需要大胆的探索，需要众多人的共同努力。错误的学说，荒谬的理论，往往会给真理的追求者以难得的启示，这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更不必说错误体系、奇谈怪论中可能会包含的真知灼见了。一个法国进步作家曾经说过一段

颇有意义的话：“我知道，推翻资产阶级的大部分武器是要从资产阶级的武库中获得的。然而，一个艺术家难道因此就应当拒绝冒险，拒绝探索，拒绝走艰辛而危险的道路，袖手等待劳动人民有朝一日象苏俄的劳动人民那样为他提供进行创作的必要条件吗？理智告诉我们：‘不能这样’。历史告诉我们：‘不能这样’。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不能这样’。生活告诉我们：‘不能这样’。马克思告诉我们：‘不能这样’。马克思还告诉我们：要‘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莱昂·穆西纳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如果说，望远镜的发明，打开了一个宏观世界，使人们看到了博大的天体；显微镜的问世，打开了一个微观世界，使人们看到了物质存在的奥秘；那末，精神分析说创立以来，尽管受到的毁誉悬殊，但学者们普遍认为，它为打开人类无意识领域这个精神世界做出了贡献。这无疑促进了人类在更深的层次上认识自己本身。对于这样一种学说，我们没有理由自以为是，置之不理。

弗洛伊德的文艺观，从属于他的整个学说体系。他不是职业文艺理论家，却对作家艺术家及艺术创造有过诸多论述，并写过专门的文章。他的无意识等理论及文学见解，给了现代西方文学思潮的发生发展以很大影响，成为现代派文学的

理论基础之一。因此，要了解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就不能不了解弗洛伊德的文艺思想，不能不了解西方的作家批评家们是怎样从精神分析那里各取所需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过世界文学形成的必然性。在世界文学形成的过程中，我们的民族文学既应该贡献自己的力量，又应该吸收产生于其他民族而对我们有利的精神成果。在这方面，鲁迅等先驱曾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着力探索人的精神结构和内心世界，发现过别人不曾发现的现象，道出过别人不曾道出的见解。这对坚持“文学是人学”主张的我们应该有所启发。批判地借鉴和吸收精神分析中有价值的东西，无疑会促进我们文学的发展。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写了这本小册子，并希望通过它，对读者了解精神分析的学说及影响有一点帮助。能否达到这样的目的，要靠读者的评判了。

目 录

前 言	1
一 精神分析的创立、发展与演变	1
二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	32
无意识——压抑、抵抗、转移、升 华——梦的 学说——泛性欲观—— 人格结构 —— 本能论 ——差错与失误	
三 弗洛伊德的文艺观	70
艺术的本质——艺术起源——艺术的目的 —— 艺术家——艺术创造——艺术的功用	
四 精神分析与文学	100
对西方作家的影响——对西方文艺批评的影响 ——中国现代作家与弗洛伊德的接触及反响	
五 略谈几点看法	134
后 记	170

一 精神分析的创立、 发展与演变

所谓精神分析 (Psychoanalysis) , 至少有这样三个含义: (一) 治疗精神病的一种方法; (二) 探索人类精神的一种手段; (三) 这个心理学派的一整套理论体系。精神分析学派, 又称为心理分析学派, 产生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 到本世纪中叶, 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浩大、追随者众多、影响颇广的学派。它的创始人是奥地利精神病医生、近代西方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因此, 有的时候, 人们又把精神分析的学说, 称为弗洛伊德主义。

(一)

作为西方近代最著名的心理学派之一的精神分析学, 不是产生于学院式的纯粹的心理学, 而是发端于精神病的医疗实践过程之中, 它的创始人弗洛伊德, 不是讲坛上或研究室里的职业心理学家, 而首先是一名精神病医生。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八五六年五月六日出生于摩拉维亚地区夫莱堡城的一个中等阶级的犹太籍家庭，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因癌症死于伦敦。弗洛伊德的童年时代，家境窘迫。但他天资聪颖、刻苦好学，九岁便进入了维也纳的大学预科学习，十七岁考入了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在这之后不久，弗洛伊德进入了当时著名的生理学家布吕克领导的研究室，研究中枢神经系统。一八八一年，他以优秀成绩获得博士学位。一年以后，他开始在维也纳中心医院工作，一八八五年，他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医院神经病理学医师。同年秋，去法国巴黎著名神经病理学家沙可（1825—1893）那里学习。在当时以神经精神科学家圣地著称的巴黎萨尔拍屈里哀神经病医院，弗洛伊德在沙可的指导下，一直从事关于人脑组织的研究。在这里工作的几个月，沙可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歇斯底里病和催眠术的研究方面。而对弗洛伊德来说，对它们的研究却意味着神经分析的最初开端。

对精神病或心理失常、意志错乱的认识与治疗，对人类来讲，是一个古老的课题。“歇斯底里”（hysteria，汉语意译为“癔病”）一词，就是源于古希腊文。古代希腊的哲学家们已经注意到人的迷狂状态，并试图作出自己的解

释。但是，直到大约十九世纪以前，西欧各国对精神的病症一直是采取神秘的和迷信的态度。对这种病症的认识与治疗，并不是象对其他很多病症那样，达到了较科学的水平，而是只知对患者一味谴责、告诫和惩罚，甚至采取摧残患者身体的野蛮手段。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是，患有精神病症的人，都是由于刚愎、邪恶；恶魔附体，左右着他的身心，使他失去常态。因此，要治愈精神病症，就要“驱邪”。驱邪的主要手段是残酷地烤打病人的身体，以便把患者体内的邪魔驱赶出去。这与中国旧时巫医的治病方法很相似，只不过巫医治疗的对象不限于精神病患者而已。这些认识与手段，与宗教有关，与人们的认识能力和水准有关，也与这种病症的特殊性有关。这种愚昧以至非人地对待精神病患者的情况，直到人道主义运动的兴起，才有所改变。一些进步的学者和医生摈弃了以前的荒谬见解及疗法，开始从生理学后来是心理学的角度，探索精神病的成因及治疗。十八世纪中叶，维也纳医生麦斯默尔（1734—1815）发明了“通磁术”，他认为，精神病患者体内并不是凭附着什么邪魔，而是流动着一种磁液。正常的人，体内的磁液在身体的各个部位保持着平衡。而精神病的起因，则是由于患者失去了这种平衡的缘故。因此，他对精神病

的治疗，就是要达到帮助病人恢复磁液平衡的目的。麦斯默尔在他的疗室中央放着一只木桶，病人围桶而坐。他从桶中取出铁棍接触患者，并以手按摩，以达到通磁的目的。这个时候，由于环境气氛等对心理的影响，患者一般都进入昏睡状态。

麦斯默尔的通磁术，后来被英国医生布雷德所修正和发展。他认为，昏睡状态并不是什么通磁的结果，而是由一种心理作用引起的。通磁术实际上就是一种催眠术。由此，他采用了“催眠术”这个概念。

随后，很多精神病医生都接受了催眠疗法，把它运用于临床实践，并各自作了自己的解释。在法国，围绕对催眠术的理解，形成了两大学派。一派是以李厄保、伯恩海姆为首的南锡派；另一派是以沙可为首的巴黎派。巴黎派认为，易受催眠性是歇斯底里的特征，也可以说是这种病的一种症状。因此，只有精神病患者才能接受催眠。南锡派不同意巴黎派的意见，并且证明了，催眠状态有赖于暗示性，而暗示作用并不是精神病的症状。因此，催眠与睡眠没有多大区别，没有患精神神经病的人也可以接受催眠。与巴黎派偏重研究催眠状态中生理变化的倾向相反，南锡派更注重催眠中的心理作用。

这时曾受业于沙可门下并成为沙可的得意门徒的弗洛伊德，也曾专门去南锡向伯恩海姆等学习催眠术，并颇感兴趣地观看了他们的治疗过程。虽然后来，甚至在当时弗洛伊德就有与他的老师们不相一致的见解，但正是这两大学派，特别是南锡派的暗示催眠法，给了弗洛伊德以很大的启发，对精神分析学的产生有过重要影响。

在催眠状态中，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受催眠的患者仍保持着清醒时的记忆，甚至能把醒时已忘记的经历重新记起。采用催眠疗法的医生，无论是南锡派、巴黎派，还是弗洛伊德，都认为精神神经病的起因大都是由于已经被患者忘记了的痛苦经历，如能帮助患者唤醒这已被遗忘了的痛苦经历和心灵创伤，并把它们倾吐出来，精神病就会得到治愈。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于，所使用的方法不同。无论是巴黎派还是南锡派，在催眠状态下唤醒患者已经忘却的心灵创伤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弗洛伊德最初也曾使用这种方法，但由于越来越发现这种方法的缺陷，最终把它抛弃了。

弗洛伊德在维也纳与布洛伊尔合作期间，曾了解到布洛伊尔治愈的一个病例。患者是一个名叫安娜的女子。她的症状很多，包括不能喝水，在神经错乱时常常发出一些呓语。布洛伊尔把这些呓语记录下来，然后对她施行催眠术。在催眠

状态下，他与患者交谈，用记录下来的呓语去诱导她复现出已经忘却的致病事件，并把这事件向医生描述出来，以得到内心苦楚的宣泄。在这种宣泄过程中，患者伴随着相应的情感活动。当宣泄完成之后，病症就消失了，这个女子喝水的能力也得到了恢复。对于这种疗法，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后来共同称之为“谈话疗法”，或“宣泄疗法”。

这个病例对弗洛伊德有重大启示。他在继续研究了其他许多病例后发现，患者的隐痛要在催眠状态下得到唤醒和宣泄，而许多患者却不能接受催眠。这样就无法达到治疗的目的。他还发现，催眠术取消意识的作用，妨碍医生发觉阻力的存在，不能使医生深入了解病因。施行催眠术的办法也有许多困难。首先是它的疗效不稳定。症状消失后，有时又会以别的形式出现，反复无常，没有恒定。其次是使用这种方法，患者又往往会产生一种“转移现象”，把情欲的目标逐渐转向治疗者，把为其治疗的医生当作爱恋的对象，向医生倾吐爱情。正是上述困难，特别是转移现象的发生，曾使布洛伊尔陷入窘境，并逐渐失去了对谈话疗法的兴趣，最终与弗洛伊德分手，离开了这一领域。一八九五年以后，这方面的工作只剩下了弗洛伊德一个人继续着。也正是

由于催眠术所遇到的困难，以及对转移等现象的特殊重视，弗洛伊德决定另辟溪径，尝试采用别的方法。在南锡时观察到的治疗情形给他以启示，使他确信，被遗忘的记忆既然可以在催眠状态下复现，也应该在不受催眠的常态下复现。这样如果可行的话，就可以避免催眠法带来的一些弊端。同时，他还发现，在常态下，患者受到医生的热诚鼓励后，便会滔滔不绝地倾诉埋藏在心底的隐痛。患者一旦认识到医生从来不因卑鄙和猥亵等而责备或者蔑视他们，就往往把受到压抑的记忆表露无遗。效果与施行催眠术是一样的。于是，弗洛伊德彻底放弃了催眠疗法，而让患者躺在一张舒适的睡椅上，全身心尽可能地放松，把当时出现在头脑中的随便什么意象都讲出来，无论这些意象是怎样的杂乱无章，或微不足道，或羞于启齿，或荒谬绝伦。这期间，伴随着医生的启发和劝导。同时，医生把患者所报告出来的意象加以分析和解释，一直到治疗者和被治疗者双方都认为找出了发病的最初原因为止。这种治疗的方法，被弗洛伊德称为“自由联想法”。从放弃催眠术到采用自由联想法，标志着精神分析学的产生。这时大约是一八九六年。自由联想法成了精神分析的一个重要方法。后来弗洛伊德继续使用这种方法治疗精神病，取得了显著效果。

精神分析法创立以后，弗洛伊德虽然遭到当时医学界的冷淡、嘲讽和攻击，但他仍以毕生的精力去发展、充实、修正与完善自己的理论，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而独特的理论体系。最初阶段，当弗洛伊德使用自由联想法从事治疗的时候，他注意到，有时患者所报告出来的意象，正与他们在睡梦中出现的意象相同。这启发他把梦的情节作为精神分析的另一个出发点。弗洛伊德是一个极端决定论者。他坚持认为任何心理现象的表面价值背后，都必然隐藏着更丰富更深刻的内容。这首先体现在他对梦的研究上。他反复强调梦在人的精神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认为人们在醒时被压抑的欲望无法获得满足，就部分地以伪装的、曲折的形式在梦中表现出来，以获得这种间接形式的满足。他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去研究梦境，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发现。这导致他写成了《梦的解释》一书。

《梦的解释》被认为是弗洛伊德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它大大推进了精神分析，并大体上构造起了精神分析的理论框架。弗洛伊德创造的许多概念都出现在这本书中。这部著作对精神分析学的发展与传播，具有弗洛伊德其他任何一种著述——他一生中，著述颇多——都不可比拟的重大意义。在弗洛伊德生命的后期（1933），他本

人也又一次强调了这本书表述的思想在精神分析学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他说，关于梦的理论，“在精神分析学的历史中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正是由于这种理论的建立，才使精神分析从精神治疗的一种手段发展成为一种深度心理学。”（《精神分析引论新编》，英文版，第35页）

从这时起，精神分析就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神经病的治疗手段，而且成了一种探索精神世界的一种方法，以及一整套关于变态心理学的理论。不止于此，这套理论不断地发展与扩散，几乎成了一种人生哲学。它的影响所及，不但是心理学，而且差不多包括西方人文科学的所有学科及文化领域，以致于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

（二）

精神分析学创立以后，逐渐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得到广泛注意和承认的学派，并不断地发展演变着。这种发展演变不但体现在弗洛伊德本人后期对其以前理论的修改和补充上，也体现在精神分析学派内部的意见分歧，及由此而导致的学派分裂上。

大约自一九〇〇年起，弗洛伊德的周围开始陆续聚集了一些对精神分析感兴趣的人，这其中